

晚清民国
小说研究
丛书

武林争雄记

白羽
著



蘇平知覺

PDG

64.2/15

I246.5

158

3

94

~~I246.5~~

~~5~~

~~2~~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武林争雄记

白羽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B

951325

WULIN ZHENGXIONG JI

武林争雄记

白羽 著

责任编辑：赵洪林

封面设计：吴锦仙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9.375印张2插页214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全安印刷厂印刷 印数：1—3 370册 定价：4.3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80528-375-3/I·64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出版说明

在中国小说史上，晚清和民国是创作的繁盛时期。小说内容和政治、社会生活结合得愈加紧密，取材范围进一步扩大，反帝、反封建斗争，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迷信活动等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反映。在写作技巧上，这个时期的小说，承继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又吸收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因而使人耳目为之一新。无疑，这一时期的大量优秀小说，以其深广的社会内容、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作用和日趋成熟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成为认识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是我们民族文学遗产中的重要部分。

过去，整理出版的晚清民国小说作品不多，资料缺乏，给教学和科研带来很多困难。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向教学科研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形象的近现代历史教科书。

丛书选取晚清民国时期思想倾向较好，艺术性较高，有一定影响的作品；选取各个流派、各种风格的代表作；以长篇、中篇小说（包括与小说相近的弹词）为主，兼辑短篇小说。解放后已印行较多的作品，一般不再收入。在整理出版作品的基础上，将陆续出版研究晚清民国小说的论著和资料。

考虑到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在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的基础上，对收入本丛书的作品，一律采用新式标点，横排，并按文意分出段落。

吉林文史出版社

作者序录

争雄记为“十二金钱镖三部作”之一，名为续集，亦可谓为前传。叙十二金钱俞剑平与大豪飞豹子，当年同师习艺，争婚妒长故事。

鲁东武师丁朝威，封剑闭门，越次传宗，超拔三弟子俞振纲（剑平）为掌门高足。二弟子飞豹子袁振武大恚。丁复有爱女名云秀，艳质英姿，武功可观。袁先丧妻，谋俟艺成，媒聘师妹，詎有此废立之一变；云秀亦以父命，下嫁于俞，此又一恨也。袁振武乃藉辞母病，飘然告归。变姓名，跋涉江湖，别求绝技。而有志竟成，远走辽东，创业争雄于牧野，绿林盗侠一一为袁所败。卒令一豹三熊之威名，震于边荒，而塞外之牧场、参场、金场，皆倚飞豹子为护符。又娶牧场场主快马韩之爱女为妻。于是业就名成，年亦渐老，于少时隐忿，浸亦淡忘矣。

忽有客贩马入关，归述江南镖客有俞剑平者，以十二钱镖压倒武林。又有亡命客逃罪出关，得见飞豹子，具言俞之身世宗门。飞豹子乃知此名镖师即彼当年之师弟也。既怀夙怨，又妒时名，一豹三熊奋起辽东；身到江南，劫镖斗剑，向俞挑衅。俞之妻丁云秀亦得悉劫镖大盗为伊当年师兄，遂仗剑来援。夫妻以情恳师兄，求还镖银。飞豹子桀桀然大笑曰：“吾

乃师门之不才子也，感师门当年不屑教诲之教诲，别走歧途，幸获薄技，三十年来亦复小成。愿与师弟及师妹一较身手，上告恩师在天之灵！”奋然折箭绝交，必求一斗。遂于武林中，引起轩然大波——此书之主结也。其他琐絮，赘兹不叙。

目 录

作者序录	(1)
第一章 丁武师封剑闭门	(1)
第二章 群弟子筵前试艺	(19)
第三章 俞剑平三掷钱镖	(30)
第四章 丁云秀踏沙行拳	(48)
第五章 太极门越次传宗	(63)
第六章 飞豹子飘然远引	(80)
第七章 鹰爪王北游铍羽	(102)
第八章 飞豹子访艺探监	(124)
第九章 狱中人飞书求救	(145)
第十章 鲁姊妹夜会群侠	(158)
第十一章 高红锦留情陌路	(170)
第十二章 少年客假馆蓝滩	(180)
第十三章 游子试叩听风术	(197)
第十四章 群徒乱踏青竹桩	(213)
第十五章 飞豹子比武生嫌	(230)
第十六章 夜猫眼突造蓝滩	(244)
第十七章 鹰爪王荐贤自代	(262)
第十八章 快马韩争雄牧野	(279)

· 第 一 章 ·

丁武师封剑闭门

这一天，晨曦甫上，微风送爽，雀鸟尚在枝头喧闹。山东省胶东文登县城内，一条大街上，路东有所住宅，哗啦的将大门开了，出来仆役模样的两三个人，把木刻的朱红楹联装在门榜上，又在门楣上悬结彩绸纱灯。这一望而知，本宅是有甚么喜事。顶城门进来的菜贩，刚刚挑菜来到门前，就问道：“借光！二哥，这里是绸缎丁家么？”于是又出来一个厨子模样的人，把菜挑领进去；跟着送鸡鸭鱼肉的也来了。

这家宅主丁朝威，字伯严，在本城经营丝店，专营本省土产大丝绸，行销冀辽，和山东祥字号全有来往。但丁朝威却是一个武术名家，为了学武，几乎把家产去了一半。现在，他居然成为北五省武林中的巨擘了，可是人也老了。

丁朝威习技击，幸遇名师，获得太极拳、奇门十三剑、十二金钱镖的三绝技，大河南北，名重武林。当他研习武术时，他的已经分了家的叔父，骂他是败家子，他毫不介意。只身游遍河北、江南，直到技成名立，方才归来。于是他不做丝店财东，反要给绸缎本行祥字号等保镖护道。他这保镖与镖店不同，可以说是玩票。

当他押着山东特产，行经冀北时，身旁只率领一个弟子袁振武，和一个趟子手、两名伙计。绿林人物折服他的武功，没有人敢动他的镖。可是镖行的一班名镖师们，因为山东地面现放着七、八家闯出“万儿”的镖店，他竟敢挟技擅走“黑镖”，这分明是藐视山东省保镖的无能，曾经唆使出人来，向他小开玩笑。但是敌不住他的奇门十三剑、十二金钱镖；被他一战成功，到底打开了冀辽这条镖道。他的师父知道了，把丁朝威数说一顿，又把北方著名镖客，给他引见了。镖客们提出条件：丁大爷要是押运自己的镖货，我们不管，可是你不能外揽生意，破坏我们的行规。这样说好，才得相安无事。

丁朝威想保镖，不过是高兴，随后也就不干了。他又改了，在自己家拆了一片房，设下把式场子，招收徒弟。结果，陆续收了九个弟子，内中一人，姓袁，按师门排号，名为袁振武，后来以“飞豹子”三字的绰号，蜚声于辽东牧野。又有一人，名俞振纲，字建平，后来江南武林中称他为“十二金钱”俞剑平。丁朝威出身豪富，文游颇广。光阴荏苒，壮士已到暮年。他的膝前唯一的爱女丁云秀，劝他闭门颐养。到了这一天，丁武师撒请帖，备筵席，普请山东、直隶的武林至好和同门师友，要择吉日实行“封剑闭门”；同时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要把本门心法传授给获得薪传的弟子。

丁武师把这事预备了好几天。凌晨时候，早早起来，步至厅房。门弟子也都衣冠楚楚的，来到丁宅伺候。二弟子袁振武，赤红脸，豹头虎目，英姿豪飞，武功早得升堂入室。三弟子俞振纲，白面剑眉，外和内刚，精神内敛。四弟子石振英，早已出离师门，远游在外。五弟子胡振业，年纪虽

少，武功也颇出色，太极拳打得很精熟。其余各弟子，也各人有各人的特长，就中以九弟子萧振杰年纪最小，功夫也差。

丁武师穿着肥大的袍子，袖长过指，襟长及踵，乍看很象个老儒。身材短小，朗目疏眉，精神壮旺，谈起话来，声若洪钟。虽然年及六旬，还是齿不豁，顶未秃，乍看也不过象四十五六岁。早晨起来，由内宅款步徐行，来到厅房太师椅上一坐，眼望群弟子一瞬，含笑拈须道：“你二位师祖呢？”群弟子答道：“还没起来呢。”丁朝威道：“不要惊动他，路太远，他老人家一定累了。”因又问：“老六、老七呢？”二弟子袁振武答道：“他们到柜上借纱灯去了。”丁武师眉峰微蹙道：“值得这么铺张！”随又笑了，说道：“我看看你们布置的。”丁武师站起身来，三弟子俞振纲抢行了一步，挑起门帘，丁武师率群徒来到院中。

院中抱柱上、角门上，全都挂上朱底黑字木刻的匾联，厅房门口还挂了彩绸，居然是办喜事的景象。丁武师道：“谁出的主意？怎么还挂起彩绸来？”三弟子俞振纲忙答道：“这是师妹叫挂的。今天是师父封剑闭门的好日子，师妹说师父以武功成名，临到收场，一帆风顺，正是可喜可贺的事。”丁武师笑着，微把头点了点，道：“我丁朝威一生好武，临到今日，能够这样收场，我不能不知足。只不知你们将来怎样？振武，你们这些弟子，老大不用说，触犯门规，被我除名，逐出门墙了；现在就数你和振纲年长，你们将来打算怎样去作，才对得起我老头子十几年来教导之劳？你们可以说一说你们的志向，到底如何？”

二弟子袁振武，眼望三弟子俞振纲，向师父面前凑了凑，控背鞠躬，道：“师父，弟子仰承师恩，不敢说报答二

字。弟子今后惟有刻苦精练，为本门放一异彩，使本门武功独霸武林，这才是弟子的私愿。至于作得到作不到，那却不敢说，总之我们不能不勉力振奋一下，使师父大名永垂来世，这就是做弟子的一点孝心。”丁朝威点点头，又向三弟子俞振纲问道：“你呢？”俞振纲谦然答道：“师父，弟子武功造诣没到炉火纯青之候，弟子不敢骛远，打算着师父就是封剑闭门，情愿在师父身旁，多服侍几年。弟子的家境，老师是知道的，弟子我也没有地方去。只要师父不嫌弃，我情愿留在这里，诚如二师兄所说，但能尽一分孝心，必尽一分孝心。”于是，丁朝威又问五弟子以下。有的自说亲老要回家，有的自说家贫要作事，各人有各人的志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

丁朝威与弟子们问谈着，又举步往把式场中走去，笑着说：“你们不要尽自围着我转，也照管照管前后各处，看都安排好了没有？把式场子的香案设好没有？今、明天来的宾朋和同门师友，多是武林中成过名、闯过‘万’的人物；你们要好好的款待，别叫人家笑话咱们外行倚闹。”袁振武答道：“师父不用操心，从昨晚就吩咐好了，把式场地也布置妥了。一共预备了三十桌席，还怕不够用的吗？”丁朝威道：“用不了这些，太多了。”带着弟子往把式场走来。

迎面从内宅转出来一个少年女子，浅月色的衣裳，头挽乌云，耳垂珠珰，瓜子脸，不施脂粉，正是丁武师的爱女丁云秀姑娘。一见乃父，往旁一站，先叫了声：“爹爹！”一转身，又向一班师兄弟招呼，道：“袁师哥！”袁振武陪笑道：“吓，师妹今天起得更早了，怎么你还没换衣裳么？”丁云秀笑而不答。俞振纲道：“师妹到把式场去了没有？那里香案都摆好了。”丁云秀道：“我早去看了。这香案大概

是你摆的，是不是？俞师兄，你漏场了，你把香炉蜡扦都摆上了，可是怎么还没把师父那把剑挂上呢？你忘了，这不是封剑闭门么？”俞振纲道：“我倒是没忘，想着了，不过剑在内宅呢，师父、师妹又都没起来。”丁武师道：“走，咱们都看看去。”众人一齐来到把式场。

这把式场乃丁武师特自搭造的，是很大的一所罩棚，这样的建筑，就是雨天也可以聚徒传技，不致阻雨停练。这时候，果然在把式场坐北朝南的方位，摆妥供桌，供好祖师牌位，香花供品，罗列满案。丁朝威素日所用的那把纯钢剑，已由丁云秀姑娘从内宅取来，系上彩绸，悬在案前。由香案两旁起，雁翅般排起数行桌椅，以备来宾宴集观礼。罩棚很大，虽然排列供桌和宴席，仍空着很大一块空场。丁武师说，封剑之后，还要当场考验弟子的武学。

丁武师来到场中，兴致勃勃，又指点着安排了一回。丁云秀姑娘忙前忙后，众弟子也都相帮着操劳安排。不久门上进来通报：本城陆华堂师傅，跟海阳县拳师周达，相偕来到了，丁朝威忙率群徒迎接进来。随后，丁武师的师弟太极拳李兆庆，率四个门徒也赶来道贺。于是，远近的贺客陆续到场，见面之后，互道契阔。这里来到的人，有五龙山设场授徒的铁掌钮禄、直隶的阴阳脸辛德寿、青州的“半趟长拳震辽东”翟云鹏、泰安的五行拳韩志武。还有丁武师的两位师叔左世恭、左世俭，这老弟兄二人，隐居冀南，也不传徒，也不传子，这次居然肯为本门长门的师侄，远奔文登县来，实是丁朝威想不到的事。这二老由前天赶到，就下榻在丁宅，还有别位远道赶来的朋友，丁武师不肯叫他们住店，特腾出三间客厅来款留。此外陆陆续续又来了不少客人，大抵为武林中人物，也有镖行中的达官。在丁朝威少时，虽曾因保黑

镖，与镖客闹过意见；可是后来早恢复了交谊。这日来的，有曹州府镖客崔起凤、济南老镖师铁胆谷万钟、三才剑徐勇、铁铃镖乐公韬，和乐公韬的盟兄赵梦龙；东昌府吕氏双杰吕铭、吕铸，也全来道贺。共计来宾八九十位，还有些人没有下帖，闻讯赶来的，丁朝威对他们好生抱歉。

太极拳李兆庆，陪着师叔左氏双侠谈了一会，转向丁朝威说道：“师兄，巳时已过，该入席了。”丁朝威道：“人还有没来的呢。”李兆庆道：“那可以留出两桌来，现在可让大家先吃杯喜酒。师兄可以先不拈香，等到午正，那就不管还有来的没有，你们师徒径行大礼，也没有包涵了。”丁朝威又稍候了片刻，便请来宾入席。丁朝威亲自执壶，安坐敬酒，晚辈的就由袁振武、俞振纲把盏，人客未齐，却已坐了十四、五桌。

丁朝威设场授徒，与众大有不同。别人铺场子，不过是倚此为生，丁朝威却是家资富有，自己拿出钱来赔垫。二弟子袁振武、三弟子俞振纲、五弟子胡振业、六弟子马振伦，都里外照应。内中苦了九弟子萧振杰，年岁既小，入门最后，并且来自乡间，礼节未谙，随着师兄们接待来宾，时时的提心吊胆，看着二师兄袁振武的神色。袁振武的一双虎目，有时射出强光，萧振杰便吓得低了头。

转瞬午时，暗数来宾，已请未到的计有十四位；可是不速而来的倒有二十多人，二十桌酒席，险些不够用的。丁云秀姑娘笑说：“俞师兄，你瞧，若依着你的主意，一准坐不开了，你打算的道儿总是往后退一步。可是，若依着袁师兄，预备三十桌，可又多了。”俞振纲微微一笑，说道：“这宴席的事无多无少，就是少两桌，挤一挤也坐下了。”丁云秀道：“所以这才是你的见识啊，你和二师兄再不会一

样。”说着，二师兄袁振武忙忙的走来，就插言道：“这有甚么难办？少两桌，到饭馆现叫，多了更不要紧，不会退回去么？你瞧这会子很忙，老五哪里去了？老三快来张罗张罗吧。”俞振纲应了一声，连忙过去。丁云秀笑道：“还是二师兄有主意，多了会退，少了会再叫，我就没想到。”一扭头进去了。

袁振武不做理会，仍是寻前觅后的找五师弟胡振业。寻着了，就厉声斥责了几句：“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前头的酒喝完了，快去拿去。李师叔尝着咱们的酒好，快再灌两壶去。”又道：“师妹别走，你领着老五灌酒去。”胡振业忙即起身入内，一面问道：“就要两壶么？”袁振武道：

“吓，你真死心眼，我说两壶，你就拿两壶？”丁云秀已经进去了，听着他们的话，转身道：“二师兄，你到底说明白了，究竟是两壶还是几壶？”袁振武收去怒容，笑道：“嘻，这是我的口头语，我说两壶，就是几壶的意思，师妹看着办吧。大概十几壶也不够，他们都说咱们丁家收藏的陈年家酿，外面有钱没处买去。”丁云秀道：“本来么，收藏了好几十年，从我祖父那时埋存的，总舍不得喝；他们倒尝出口味来了。走，咱们拿去。”

胡振业跟着丁云秀，到内宅灌酒，袁振武又一阵风似的到了厨房。九弟子萧振杰刚刚到了厨房门口。袁振武一眼看见，问道：“老九，你上这里来做甚么？我不是叫你在西房照应客人么？”萧振杰嗫嚅道：“三师兄刚才告诉我，叫我来催菜。翟云鹏师傅他要尝咱们这里的五香焖雏鸡。”袁振武哼了一声道：“他自己不会来催！你不知道这西房客人，全是清真教友么？你要好好的伺候着，不要叫他们不干不净的。快去吧！老三他干甚么去了？”萧振杰道：“他本

要来，师父把他叫住了。”袁振武道：“师父叫他做什么？”萧振杰道：“我不知道。”袁振武笑了，把萧振杰一拍道：“你这孩子，就知道吃！我眼瞧你偷吃席上的山楂糕了。”萧振杰脸一红，同时觉得肩头上热辣辣的疼痛，原来袁振武这一手拍得重点了。袁振武进了厨房，对厨子吩咐了几句话，匆匆出来，转到前边去。只见三师弟俞振纲、六师弟马振伦，正在师父身边服侍着呢。一见袁振武，俞振纲忙将酒壶递过去，马振伦也忙退下来。

华筵初开，丁武师到各筵上周旋，长辈、平辈由丁朝威亲自把盏，晚辈的就由弟子代劳。袁、俞二人年齿较长，自然周旋中礼。在这二十桌宴席上，倒坐着老老少少，百十多位宾客，武林中人占了多半。本地绅士豪商也都来祝贺。头几桌是远客和上宾，首席正是老镖师铁胆谷万钟。其次便是丁朝威的两位师叔左世恭、左世俭。这一席的来宾各个都须眉皓然。那铁胆谷万钟年齿尤高，论武功又是终南北支形意派的老前辈，更有一手绝技，善打鸳鸯铁胆（就是人们常团弄的保定特产铁球）。他这对铁胆打出去，十丈内可取敌人性命，谷万钟将这一对铁球镇日的团搓，搓得铮光如银。这时候他高据首席，却将铁胆揣起来，手绰酒杯，欣然欢饮。他有很好的酒量，一面饮，一面向左氏双侠谈谈当年在江湖上闯万儿的旧事，说起来，都是四十年前的老话了。

丁朝威在末座相陪，等到酒过一巡，丁朝威站起来，手提着酒壶，要到各桌再敬第二巡酒。谷万钟却将手中的筷子一指，说道：“喂，伯严！”丁朝威站住了，谷万钟笑吟吟的说：“我说伯严，你太客气了。”大声对四座来宾道：“诸位老哥，我说咱们跟丁大爷全是知己的朋友，和武林中多年的同道，今天是丁大爷大喜的日子，依我说，咱们把这些

俗套子免了。……伯严，你不要把盏，咱们点到为止，敬过一回酒了，咱们大伙谁喝谁斟。”大众一齐说：“这话对极了，今天是丁大哥封剑的好日子。要说敬酒，我们应该借花献佛，先敬你三杯才是。”丁朝威陪笑道：“这可不敢当！”陆华堂师傅道：“这么办，有事弟子服其劳；丁大哥现有这些徒弟，这敬酒的差事，你就派了他们吧。丁大哥，你不要忙前忙后的，你老老实实入座，咱们弟兄好久没在一块喝酒了。再说谷老前辈又是海量，你应该陪着他喝个一坛半坛的。”谷万钟将筷子一转，望空画了一个圆圈，哈哈大笑的说道：“你看，大家都是这个意思不是？来吧，你就陪着老哥哥喝几盅吧。我说袁老弟、俞老弟，你替你师父把盏。”袁振武、俞振纲肃然含笑应诺。那铁铃镖乐公韬，恰挨着丁朝威的座次，就凑着趣，果然把丁武师按在椅子上，道：“谷老前辈这么说了，主人就说恭敬不如从命吧。”

丁朝威谦然笑道：“这可是太失礼了。今天是弟子封剑的日子，承诸位先辈英雄不弃，远来捧场，我丁朝威无以为谢，这一杯水酒总是要敬的。各位师傅，总要赏脸宽量。”顿了一顿又说：“我弟子今日邀请诸位师傅来，也是因为我弟子由封剑之日起，从此就不再论武。可是我教的这几个徒弟都年轻无知，说到本领，更是有其师必有其徒，各个都是糠货；往后仰仗诸位先辈指教照应的地方很多。所以借这杯水酒，把诸位请来，叫他们和诸位先辈见见面，日后好求老师们的照拂。不过这么凉的天，劳动众位，我心上太过意不去。还有舍下这里是个僻地方，诸位路稍远的，我都没敢惊动。可是诸位不嫌弃我，竟有的大远道赶来，这更叫在下不安了。”来宾答道：“客气，客气！我们不知信便罢，既然知道了，自然要来道贺的。至于令徒各个都是英才，我们也

正想见见。”丁朝威还要说感谢的话，谷万钟道：“得了，你这几个徒弟都很漂亮。老伙计，你不要客气了，咱们先喝两杯，划两拳吧。”把手一伸，道：“来来来！四喜哥！五魁呀！”谷万钟人老兴致却不老，这一划起拳来，丁武师也不好再敬酒了。于是在座的武师们，也五啊六啊，捉对划起拳来；宾主之间，喝得十分痛快。

丁武师没忘了心中的正事。容得稍酣，自己站起来，换到师叔左世恭、左世俭面前，又敬了一杯酒，这才说道：

“五师叔、六师叔，今天弟子封剑闭门，二位老人家赏脸驾临，这是弟子的大幸，少时还请二位师叔给弟子拈香赐训。”左世恭、左世俭老弟兄二人含着笑，接了丁武师的敬酒。左世恭把酒放下，说道：“贤契，你不用客气。我们弟兄在本门中，虽比你长着一辈，但是论到武功造诣，真没你锻炼的精纯。能够昌大这‘山左太极派’的门户。全仗你们师徒了。你也算在江湖上闯了半世，到今日安然封剑闭门，又有这几个顶起门户的弟子克承衣钵，丁家三绝艺，足可执武林中的牛耳，连我们弟兄的面上都有光荣。这股香是你一个人赚得的，我弟兄却不便代庖。”说到这里，触动一桩心事，微顿了一顿，长吁一声，侧脸看了看左世俭，转向丁朝威说道：“我弟兄将来的收源结果，只怕还不易落到你这样的一个收场哩。我们弟兄早年间锋芒太露，遇事不知抑敛，以致欠下了不少冤孽债。俗语说：‘父债子还，可是我们哥两个直到今日全是孑然一身。虽有几个不肖的子侄，也当不了大用，再说这一种债，又不是子弟们所能代偿的。我们弟兄自身的事，自身了。粤东的多臂禅师，三两年内必来找我。你想，我们两人的收场，自己还没有一点把握，这祖师面前的头股香，我们又怎能替人交心愿呢？”